

XU ZHONGMI GUILI ZHONGMI GUILI ZHONGMI

柜

中谜

郑春基 著



百家出版社

百家出版社

柜中谜

郑春基 著

(沪)新登字 120 号

柜 中 谜

郑春基 著

百家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 5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125 字数 165000

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5100 册

ISBN 7-80576-320-8/I·111

定价 5.30 元

“王法官，我求求您了，快点派人去把我父亲的遗产封存起来吧。”

赵雯向前俯探着身子，双手神经质地胸前颤抖。她向法官王兆年急切地恳求着：“要不然的话，像隋代展子虔的画、明代唐伯虎的画，还有许许多多稀世珍宝，怕都要被他们卷光啦！真到了那一步，那可是连跳脚都没用啊！”

赵雯是本市艺校的图画老师，五十上下年纪，头发已是灰白相间；深灰的卡叽衣裤上粘着斑斑点点的各色颜料，使她整个形象显得有些邋遢。她脸色苍白，也许是急火攻心的缘故，唇边竟浮着一串燎泡。

她是本市赫赫有名的文物收藏家、鉴赏家赵镜如的女儿。就在数天前，赵镜如在与好友小聚家宴时，猝然中风去世，遗下了数千件珍贵的文物书画，跟许许多多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遗产纠葛。这就难怪赵雯要心急如焚了。

“赵雯同志，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嘛。”县法院老资格的民事审判员王兆年，胖胖的脸上，露出同情的微笑，精明的眼睛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着赵雯。他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你们赵家是文物收藏大户，在全国怕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再说你的诉讼标的也忒大，赵老先生又是知名人士。我们基层法院对你们这起案件，恐怕不一定有管辖权哩。”

“啊？！”赵雯大吃一惊，“你，你把我的状纸捏在手里，压了整整一个礼拜。你，怎么能甩出这么一句话来？！你，你……”

“我们法院就应该依法办事嘛。”王兆年很耐心地解释：“我们收下你的状纸，这是因为被告赵继祖的居住地、户籍所在地都在我

们县法院的辖区内。可问题是被继承人死亡地跟遗产所在地并不在我们这儿，再加上遗产标的数额巨大。像你们这样一起继承案，由我们基层法院受理明显是不妥当的。你应该直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说？你收下了我的状纸，拖了这么多天，再把我一脚踢出去？”赵雯气得脸色发青。

“民事诉讼法上规定得明明白白：法院收到当事人状纸后，是否立案审理，应该在7天内作出决定。今天才第6天，并没有超过法定期限嘛。”

王兆年胸有成竹地从容回答，他那幽深的目光里不禁流露出一丝嘲弄的意味。而这种意味偏偏又让赵雯极为敏感地捕捉到了。

“好啊，我天天来盯你，催你，要你先采取措施去查封财产。你也天天答应我可以查封——”赵雯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位王法官的脸，她被激怒了：“今天我总算明白了，你这是在有意拖延。你，姓王的，究竟居的是什么心啊？！”

王兆年瞥了一眼坐在一旁办公桌后的年轻书记员赵民生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那意思是：对这种拎不清的户头，真没办法。他从手边的卷宗中抽出两份诉状，推到赵雯面前，宽谅地说：“赵雯同志，你的焦急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，现在我把诉状还给你，你可以直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去起诉。如果你对我们法院的做法有什么意见，也可以直接去向中院反映。这是你合法的权利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赵雯抓过状纸，重新又重重地拍到王兆年面前的玻璃台板上：“我对你们法院没意见，可我对王法官有意见。我要见你们的院长。我要当面问一问院长，你王兆年这种有意拖延的做法对不对，符不符合你说的那个什么法？！”

“院长不能见你！”王兆年正色地摇头：“院长有院长的事。”

赵雯的嘴唇抖动着：“你，你这是在耍我。我总算是明白了，你肯定是受了赵继祖的什么好处，才这么干的！”

“你说话要有证据！”王兆年勃然变色，面颊的肌肉神经质地抽搐着。他绝对不允许有人从这方面对他有什么怀疑。他厉声说

道：“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那就是诬陷，公然诬陷国家执法人员，那就是犯罪行为，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。你要为此而承担责任的！”

王兆年怒不可遏，声色俱厉。他想以此来震慑住面前这个因为激动而渐渐失去了理智的女人。

“哼，还要什么证据？你的所作所为就是证据！”

“告诉你，想要耍无赖，你也该看看地方，看看对象！”

“我一定要见院长！”赵雯不顾一切地喊叫着。

.....

星期一是法院的接待日。民庭庭长下法庭去接待群众来访了。留在庭里看家的只有王兆年与书记员赵民生两个人。这当口上，也没人出面打个圆场，缓和一下气氛。就这么着，这场谈话由轻而重，由平缓趋激烈，最后终于惊动了整幢法院大楼。兄弟庭室的同志们也纷纷从窗户探出头，朝民庭办公室投来关切的目光。法警班的小张、小王闻声走到民庭办公室门口，向屋里探视，想看看有什么麻烦事需要他们出力帮忙的。

王兆年看到两位法警前来助阵，顿时摆出一付更加威严的面孔，马上向赵雯发出警告：“该说的话，我都说了。你应该知法懂法，依法办事。再这样胡闹下去，你的行为就构成‘妨碍公务’了，到时候我们真的对你采取措施，你后悔就晚了！”

“我不怕！”赵雯披散着头发，顿脚拍桌子吼道：“我要见院长，我要告你这个不负责任的贪官污吏！走——”她竟抢上前，当胸一把揪住王兆年。

王兆年猝不及防，忙双手护胸，踉跄后退，一边向法警大喊：“快，快掰开她的手！”

“院长来了！”

正当两位法警上前劝阻赵雯的当口，书记员赵民生一声轻喊，整个场面静了下来。人们齐刷刷地把头转向门口。

主管法院民事、经济审判工作的刘杰副院长果然出现在民庭办公室门口，他身后还站着民庭审判员纪正良。刚才纪正良正在三楼向刘副院长汇报工作，楼下的这阵喧闹声把他们俩一起请了

下来。

“我就是主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。”刘杰走到赵雯面前，温和而沉稳地上下打量着这位因为激愤而扭歪了脸的女人：“我姓刘，叫刘杰。你有什么话，请坐下慢慢说。”

纪正良也上前轻轻扯着赵雯的衣袖：“快，放开手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赵雯松开了手。一阵突然袭来的疲乏，使她瘦削单薄的身体如抽了筋似地重重跌坐在椅子上。

“你……就是院长？”

赵雯疑惑地看着刘杰。见到对方肯定地点头，这才把王兆年收状又退状的事情重新诉说了一遍。她说得过于匆忙，因而常常气急失声，当她重新开口时又常常跳到另一个话题上。尽管这样，刘杰跟纪正良还是明白了她的全部意思。

待赵雯说完，刘杰副院长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赵雯同志，对不同等级标的继承案，由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，这在法律上确实是有明文规定的。老王同志的话并没有错。老王同志今天答复你，这也是在法定期限内，并没有违法嘛。你如果没有根据，就说老王同志接受了对方的好处，才故意拖延立案审理，这是很不妥当的，这种话不是可以随便说的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面对刘副院长的批评，赵雯无话可说。她觉得失望的阴影犹如铅云一般在心头凝结，坠得她连坐都坐不住。不成，她要挣扎，要申辩。正当她抬起头，张口欲言，刘副院长又对她轻轻一摆手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对于你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。你的要求，我们也会适当考虑的。现在是否请你暂时回避，容我们研究一下，再明确答复你，好吗？”

赵雯点了点头。从这位刘副院长那双明亮而深沉的眼睛里，她似乎得到了某种能让她略感安慰的暗示。她顺从地站了起来，跟着法警小张、小王向接待室走去。

“碰上这种无赖女人，也算我触霉头。不过，当个民事审判员，

这也是家常便饭。”王兆年像赶苍蝇似地掸了一下手，显得十分豁达。

王兆年原先是法院主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。几年前在纪正良审理的一件萧飞燕离婚案中，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，被撤销了副院长职务，降职为普通审判员，党内也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。按目前处境，他必须处处小心谨慎。从刚才刘杰对赵雯的批评中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十分熨贴的安全感。他那原来有些紧张的心情也松弛起来。他感激地看了一眼刘杰，落落大方地说：“跟这种女人也没什么可噜囔的。老刘，我看算了，让她走就完了，也不要再追究她什么责任啦。”

刘杰一直在专注地翻阅着赵雯的那两份诉状。此刻，他倏地抬起头，浓黑的卧蚕眉下，那双黑亮的眼睛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王兆年，说：“像这样一起数额巨大的继承案，立案或不立案，我们都应该尽快答复当事人。如今这诉状在我们手里一拖就是5、6天，如果对方果真把那些重要文物都藏匿了，怎么办？！”

“这——”王兆年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他没料到刚刚批评过赵雯的刘杰，竟会从同一个角度对自己也提出诘难。他想辩解，但又觉无益，便缄口不言。

刘杰的神情愈加严肃：“不错，你对赵雯的答复是在法定期限内。可紧急情况应该紧急处理嘛！像这类突发性的继承大案，最要紧的就是抓紧时机作出诉讼保全的决定。状纸在当事人手中拖沓，那是当事人自己的事。可案子一到了我们手里，我们一天也不能拖。否则，后患无穷。你是老同志了，应该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”

“我看，是不是这样。”坐在一旁一直未开腔的纪正良有心想缓和气氛，便试探地提出建议：“我们马上派小车，把这位当事人连同状纸一起送到市中院去，让中院马上立案审理。”

“对，对，桑塔纳跑一趟中院不过个把小时。在补救措施上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就是了。”王兆年忙连声附和。他感激地朝纪正良投去一瞥。说实在的，此刻，他觉得刘杰向他投来的目光，不啻就

是二柄锋利的匕首，在时时刺着他的心。

“这……不妥当。”刘杰背手踱到窗前，凝视着院中央那棵老院长亲手栽下的，如今已蓊郁如盖的雪松，缓重而决断地说道：“不能再拖了，我们马上立案审理，同时给中院打报告，说明缘由，请求中院指定管辖。”

“好，这样更好。”王兆年点点头，起身抓过桌上的状纸，说：“我这就到市中庭去立案，立案后，我马上抓紧时间对遗产进行诉讼保全。”

“不，”刘杰转过身来，平静地说：“这件案子，你就不必管了。”

“赵雯同志，你交来的诉状已经由我们法院正式立案受理了。具体经办此案的是我跟小赵，赵民生两个人。啊，我叫纪正良。”半小时后，纪正良在接待室里跟赵雯开始了正式谈话。他告诉赵雯：“本案还要进一步组成合议庭，合议庭的其他人选，等确定后再正式通知你。现在你对我们法院有什么要求，可以对我直说。”

等了6天，总算等来了这句话。

赵雯用心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年轻的法官。他，三十四、五年纪，白皙的长方脸上神情憨厚但却又不失精明，只是全没有原先那位老王的油滑与世故。她不禁重重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我只希望你们马上派人去查封遗产，以免那些珍贵文物进一步丢失。”她提出要求。

“完全可以。”纪正良点头答应：“这在民诉法上叫诉讼保全，你马上写个申请给我。”

“这……”赵雯面有难色，“我不会，不懂怎么写。”

“这样吧，我让小赵帮您起个草稿，您照着抄一遍，签上名就是了。”纪正良和颜悦色地说：“照例，我们当法官的是不能给当事人起草诉讼文书的，但你的情况特殊，顾不得这么多了。”

“谢谢，真是太谢谢了。”直到此刻，赵雯才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希望。

赵民生很快就拟好草稿。赵雯抄得很快，笔尖下流出的，是一手极漂亮的钢笔行书。

纪正良此刻的心情却十分复杂。

刚才在院长室，刘杰副院长把赵雯的诉状交到他的手中，他倒确实是犹豫了。

“怎么，有困难？”刘杰问道。

纪正良埋坐在沙发里，双手抵着下巴沉默不语，脸上隐现着微妙的微笑。他进法院工作，也快跨过第10个年头了，可以说每天都在和案件打交道，像赵雯这类继承大案，在他们这个县级基层法院，恐怕是10年也难得一遇。这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长见识、受锻炼的好机会，可是……“啊……”他轻吁一口气，觉得有口难言。

“我晓得，你是担心接了案子，难处理跟王兆年的关系。是吧？”刘杰慢悠悠地说道。他那双眼睛一下子看透了纪正良的心思。

纪正良仍是缄默无语。他的确很为难啊！王兆年那次受处分以后，这几年虽说是夹着尾巴做人，可纪正良好歹还跟他在一个法院里过日子，到后来索兴又转到了一个办公室里办公。诚然，从大面上讲，他王兆年同纪正良相处得并不错。可就凭着他王兆年那满肚子在花露水，要找个机会不显山、不露水地搞点小动作，给纪正良的工作制造点小麻烦，那还是很可能的。早先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的纪正良，这几年可是尝够了个中三味了。如今刘副院长生生地从王兆年手中截下这份状纸，又交到自己手里，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往麻烦堆里推嘛！别的不说，单单凭着王兆年把当事人这两份至关紧要的诉状在手里压了5、6天这一点上看，纪正良就觉得这事既正常又不正常。如果他王兆年果真与本案某个当事人之间，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利害关系的话，以后自己在审理案件中，再查出一点什么要命的东西，那他俩之间的恩恩怨怨可就难解难分了。

纪正良犹豫的缘由，刘杰又何尝会不明白。当年法院党组在讨论对王兆年的处分时，就曾决定将王兆年清除出法院队伍。可县委组织部在落实王兆年去向时，却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，在偌大一个县的众多企业、机关单位里，竟会没一个单位肯接受王兆年的。即使原先同意接受他的单位，在看过他的档案材料以后，也会忙不迭地打回票。也难怪，有哪位领导会嫌自己的日子过得太

适意，凭空去摘颗狗蒺藜塞到自己衣领子里去挠痒痒呢？！怎么办？别的单位都不要，总不成把他留在县委组织部里当组织员吧。就这么着，王兆年在法院里暂时留了下来。这一晃几年过去了，暂留硬是变成了长留。

“啊……”刘杰呼出一口闷气，似自言自语，又似在对纪正良说：“‘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’，可如今却偏偏相反，让你好的调不进来，差劲的，不想要的又调不出去。怎么办？就这么办，日子还是要过得稳稳当当；案子还是要办得漂漂亮亮；原则嘛，更是一点也不能丢。你说，这难不难吧？”

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。他纪正良还能讨价还价？这不成了笑话了。纪正良起身上前，缓缓地从小桌上拿过那两份状纸，说：“好吧，这案子，我办。”

刘杰点了点头。深沉地微笑着说：“我想，你也一定会办的。这叫啥？这就叫‘不是冤家不聚头’。如果真的有什么，那也是‘树欲静而风不止’啊！”

看来，要办好手头这件案子，绝非易事了，该会有多少麻烦在等着自己啊……纪正良思索着，感慨着。看到赵雯把抄好的申请书递给小赵，便提议道：“赵雯同志，你还没请律师吧。我看你可以请一位律师，当你的委托代理人，这样你可以随时得到律师的帮助。”

“我在律师界没熟人，能不能烦请您纪同志帮我请一位合适的律师。”赵雯信赖地请求。

“这……当然可以。”纪正良略加思索，推荐道：“我们县的厉律师，是位二级律师，在全市也有一定影响，你完全可以信赖他。”

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赵雯连连点头，又催促道：“那我们马上就去找查封遗产吧！”

“你也太着急了。”纪正良让赵民生将赵雯的茶杯续满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今天我们的谈话还刚刚开始呢，你总得把事情由来的始末给我们讲清楚啊。”

“也好，”赵雯点头：“不过，那可是说来话长啦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都来个长话短说嘛。”

二

赵雯的叙述在纪正良的眼前展现开了一个古老而又新奇的绚丽画卷，纪正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。

“……根据家谱所载，家父赵镜如是宋太祖赵匡胤第32代嫡裔。曾祖赵明峰曾任苏州四品知府，喜爱书画，与同代画家新罗山人华岳交往甚厚；祖父赵鹏飞在家乡湖州办过丝业公司，也酷爱书画，擅画山水、花鸟，跟同代画坛宗师虚谷和尚、吴昌硕、任伯年交往极深。特别是任伯年大师，早年曾长期寓居祖父家中作画，跟祖父情同手足。等家父赵镜如成年时，我们赵家家业已经相当殷实，家中所藏文物书画也颇为可观。家父自幼就受名家指点，在工笔花鸟方面有相当造诣。但家父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文物收藏与文物鉴赏方面，特别是对古书画的鉴定，更是海内外公认的权威。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——”

赵雯打住话，歉意地看了看纪正良：“我，是不是说离题了？”

“不，说下去。我很愿意听。”纪正良诚恳地鼓励道：“在这方面我是一片空白，我太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了。你说下去。”

赵雯轻轻笑了笑，清了一下喉咙，继续说道：“那是1956年，有人把一幅祖传唐伯虎的《贵妃出浴图》交给本市文物商店要求收购。由于民间有关唐寅风流韵事传说极多，这位别号为桃花庵主的画家名气忒响，他的画价格也随之看涨，正因为他的画太值钱了，所以历朝历代出的赝品也极多。有些赝品因为年代久远，而且出自高手，在临摹技法上确实达到了足以乱真的地步。其实像这种赝品本身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。但如果文物商店由于鉴定上的失误，将赝品当真迹收购，那损失就不单单是经济

上的了，那位收画的鉴画师，以致整个文物商店都会因此而砸了招牌，声名扫地。所以对唐画的鉴定总是慎之又慎，惟恐出错。当时文物商店的几位老师傅，对这幅《贵妃出浴图》再三鉴验，仍是不能把握真伪，更不敢定价。画主携画跑遍全市有关文物机构，但也因众说纷纭而无法定论。最后由文物商店的鉴画师赵孝忠给画主出主意，让他携画来寻家父鉴定，并言定：若家父肯盖鉴定印章，文物商店便按真迹收购。货主抱着一线希望找到我家，将画当家父面呈展。当时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此画纵 122.5 厘米，横 57.2 厘米。画中题诗印鉴都是唐寅的，画中的杨贵妃，出浴后正由宫女扶持披纱梳妆。那贵妃杏眼桃腮，真是百般的缱绻娇美。可惜的是，画面上贵妃眼睑部有一小小虫蛀破损。但从那柔润细腻的笔法上看，此画确实出自唐寅之手。家父细细鉴赏此画，不禁大声叫好。他多方论证，确定此画确系唐寅中年的一幅得意佳作，流传至今已有 500 余年。画面虽略有破损，却仍不失是一件难得的传世珍宝。家父当即在自家的鉴画录上记载下此画，并在画左上首角上盖上自己的鉴定章。文物商店果不食言，当即出价一万元收购了这幅《贵妃出浴》图。1956 年的一万元，那可就算顶破天了！后来这幅画经当代著名画家吴湖帆先生精心修补，给画中杨贵妃补目点睛，使杨贵妃秋波流盼更有神采，国色天香跃然纸上。这幅画现为市第一博物馆收藏。家父一鉴值万金的事传开后，一时间国内甚至海外，许多古董商都携画纷至沓来，要求鉴定盖章。那几年，我家简直比文物商店还要闹猛。家父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啦——”

“嗨，赵老先生只要在画上盖一个印章，就值一万块。这样来钱不是忒便当了吗？”书记员小赵听得入神，脱口问道。

“鉴别古画，并非易事，要学识丰富，博闻多见，本身又要有相当的艺术修养和考古知识。家父可是个治学严谨极端认真负责的人。他知道那颗赵镜如的印鉴章盖下去可是有千钧之重哩！他做事从来不肯拆半点烂污的！”赵雯乜了小赵一眼，神情似有不悦。

“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谈。赵老先生除了你跟被告赵继祖外，还有别的子女吗？”纪正良适时地岔开话题：“请谈谈你们这一辈人

的事吧。”

“我们赵家到了我们这一代就算是败落了。”赵雯解嘲地苦笑一下，说：“家父家母只生了我跟哥哥赵继祖两个。我母亲出身大家闺秀，终身操持家务。她是去年4月份亡故的，快满周年了。我本人从小就跟父亲习画，学习鉴别书画的技能。目前我在市艺校任美术教师。我是78年离婚的。独生女儿跟男方生活，现在医学院读一年级。眼下我是独来独往，一无牵挂。”

“我兄长赵继祖你们没见过吧？这个人年轻时就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家父眼看他挥霍无度不可救药，在他20岁那年，给他一万元，让他在郊区买了一幢小楼，另立门户过日子。现在他们夫妻俩都是你们县供销社的营业员。不过兄长的一双儿女倒是从小就随爷爷奶奶过日子的。早年我也随父母同住，文革中我们家被抄，单单文物书画就装走了10卡车，我们住的那幢小洋房也被造反派占用。我父母被赶进汽车间，侄儿、侄女被兄长接回郊区，我更被扫地出门。唉，那苦日子就不用提了。1979年我家落实政策，小洋房只还给我们三间。父母搬了回去，侄儿、侄女也马上各占了一间——这也难怪，他们户口一直跟奶奶爷爷一道。而我，却再也住不回去了……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纪正良不解地问。

赵雯苦笑着摇摇头：“家父落实政策时发还的文物折价款就有50多万，再加上发还的文物书画，你想，有我的那位宝贝兄长把门，再加上二位宝贝侄儿侄女，我还进得了门吗？”

“你父母对你兄长早年劣迹成见甚深，而恰恰又是你在事业上继承了赵老先生。这……”纪正良颇费思索地问：“我想，照常理你父母应该对你亲，对你兄长疏远才对嘛。”

“照常理当然应该像你所说的那样。可是，一言难尽啊……”赵雯长长地叹息着：“老人们年纪大了，有些事我也实在说不清楚。当然，对老人的恩恩怨怨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我只担心父亲珍藏的那几件稀世珍宝，日后要是落到了那个败家子的手里，那就等于扔进火里啊！”

“赵老先生生前，对自己的财产有什么说法没有？有没有遗嘱？”纪正良问道。

“自从母亲过世以后，父亲身体一天差似一天。有时父亲一边吃饭，一边就会打瞌睡，整个人都像熟透了。我看看心里着急，就三天两头催父亲写遗嘱。可父亲总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为这事父亲对我大动肝火。唉，我也真是没办法……”赵雯用手掌搓揉着额头脸颊，显得十分苦恼。她深深地叹息一声，又说下去：“就在一星期前，父亲突然来电话邀我去吃饭。那天饭桌上除了兄长赵继祖，还有张孝忠、刘青柳两位老先生，他们都是父亲多年的至交。这天父亲兴致很高，谈锋也很健。他说饭后要当着老朋友的面宣布一件大事。他还特为对我眨眨眼睛，说：‘这是小女雯雯一直催着我办的事。雯雯，这回可遂了你的心愿啦。’当时我就猜想，家父指的或许就是要宣布遗嘱了。不料，饭后3位老先生靠在沙发上小憩时，家父竟突然中风，就再没醒过来……”

赵雯掩面而泣。

“那，赵老先生究竟有没有遗嘱呢？”沉默少顷，纪正良问。这可是个至关重要问题。

“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真正搞清楚。”赵雯迷惘地摇摇头：“当时我跟赵继祖心急慌忙地把父亲送进华东医院。不多一会儿，赵继祖就说有急事要回去一次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医院里陪伴昏迷的老人。我陪了整整一天一夜，等等总也不见有人来替换，我觉得事情蹊跷，再一看，父亲腰里那串从不离身的钥匙竟也不翼而飞了。我情知不妙，忙托护士小姐暂时照看一下病人，自己火急赶回父亲家。天哪！赵继祖这个不要脸的，正拿着那串钥匙，带着侄儿侄女，把父亲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呢！我又急又气，跟他们大吵一场。可总归抵不住他们人多势众，我被他们硬叉了出来。这事派出所居委会都说管不着。我又赶到张、刘两位老先生家，要他们出来说句公道话。两位老先生倒是出面了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大概是受气的缘故，张孝忠老先生在去我家的第二天，竟也中风去世了。刘青柳老先生从此心灰意冷，对我们赵家的事再不过问。唉，真是

对不起二位老前辈啊！万般无奈，我只得匆匆写诉状告到你们法院。不料状纸到了你们这儿，一压就是这么多日子。我，我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”

纪正良点着头，沉思地问道：“那，你是怎么想着到我们法院来投诉的呢？”

“赵继祖跟我大闹时曾经说过：‘我住在县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到县法院去告我好啦！就这样，我才直接告到你们法院。’赵雯不解地问：‘怎么，告错地方啦？’

“啊，也不——”纪正良摇了摇头。此刻他很想问一句“你的状纸是怎么落到王法官手中的”，但话出口却变成了“赵老先生遗物中特别珍贵的书画文物有哪些，请向我们介绍一下好吗？！”

“可以，”赵雯吸饮了一口茶，缓缓说道：“由于家父身怀鉴别古字画绝技，能一眼从古董行市那些鱼龙混杂的众多字画中挑出闪光的真迹来，再加上赵家数代积累起的殷厚的经济实力，经过家父多年的苦心经营，到解放前夕，家父已经成为海内最著名的书画收藏家。1949年国民党颓势已显，市长吴国桢亲自登门，想邀家父携所藏文物赴台，并以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职位许诱，可父亲坚辞不就。可惜，我家这些藏品在文革中也在劫难逃。抄家后，这些古字画连同全市抄来的古字画文物一起，被堆到南码头一个大仓库里，任凭虫蛀水淹，再无人过问。直到1971年，这仓库又要被启用了，‘四人帮’在本市的爪牙想出了一个‘化腐朽为神奇’的点子。他们让人清点字画古董，凡是能出口东南亚国家的，尽数出口去。有了这一劫，1979年落实政策时，我家发还的实物还不及原来的1/5。佚失的书画按当时抄家清册，每件以12元的代价补偿。单单就这一项，家父就领到近50万元补偿费。纪同志你想，真要是按件估价，那又该值多少？唉，当时我们整个民族，整个国家都在遭劫，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，不认也得认了——”

“在家父发还的2000余件文物中，有3件确实是稀世之宝。为首的是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绢本矮卷《四骏图》。此画高22厘米，长140厘米，卷中共画神态各异的骏马4匹。北宋范宽曾评《四

骏图》是‘神气磊落，稀世名笔也’。当今在世的隋画，连家父所藏这幅也只剩两幅了。另一幅《游春图》，也是展子虔所作，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馆所藏。比较之下，家父所藏之手卷似更显珍贵难得。这画辗转流传 1000 多年来，画卷上历代收藏家、鉴赏家的印章和题跋甚多，这都是真迹的鉴证。先祖宗宋徽宗赵佶用瘦金体字亲笔题签‘展子虔四骏图’，更说明此画卷的名贵——”

“这么一件稀世宝贝，赵先生又是怎么收藏到的呢？”纪正良简直听得入神，禁不住发问。

“是不容易啊！”赵雯感慨地说：“就是这样一件国宝，抗战前也险些流失国外。当时北平琉璃厂一位古董商购进此卷，竟想高价售给国外。此事被父亲获悉，当即从上海赶去商洽。对方开价 1000 两黄金。几经磋商，对方一直不肯退让，直到父亲给对方下跪叩头，对方被父亲一片至诚所感动，这才让到黄金 250 两。家父虽富，但由于多次购藏宋元名家书画，手头一时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来。不得已，便将现住的这幢小洋房的产权顶出凑数，勉强成交。现在父亲住的那幢房子，实际上是公房。所以 1979 年落实政策时，房管部门只腾出其中三间解决家父的居住，而不是整幢发还。道理就在这儿。”

“啊，真不容易……”纪正良为之感慨。

“家父还藏有唐寅绘画立轴 8 件。要知道，在近世就连唐寅的扇面小品也难得一见。家父的唐画能有如此丰藏，堪称得是海内第一了。说来也万分侥幸，这 8 卷画原来也该出口到东南亚去的。那天正要装箱外运，‘四人帮’爪牙中的那位造反司令‘阿大’恰巧前来视察。他一眼见到这 8 卷画配有镶银红木画匣，十分精致华丽，便让人打开浏览了一下。幸好他还认得字，他看过题诗印鉴便随口问了一句：‘这姓唐的是啥人？’。随从中的秀才马上回答：‘这姓唐的就是唐伯虎。’这位司令一时兴起，说：‘唐伯虎点秋香，是个流氓。当前正在一打三反，把这些黑画带回去正好当活教材批判。’这 8 匣举世无双的唐画就这样逃过万难之劫，实在是祖宗有灵啊！”赵雯双手合十，似余悸犹存。